魏書

四一



列傳第九十　　魏書一百二

西域

夏書稱西戎即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貢物也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纂位西域遂絶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絶或通漢朝以爲勞弊中國其官時置時廢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復

詳記焉太祖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太祖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太宗世竟不招納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世祖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

知絕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爲蠕蠕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道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朝廷所賜拜受甚悅謂琬曰傳聞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

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吉烏孫王爲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烏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初世祖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令護送至姑臧牧犍恒發使導路出於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吳提妄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

馬疫死大敗而還我禽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彊若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者牧犍事主稍以慢墮使還具以狀聞世祖遂議討牧犍涼州既平鄯善國以爲脣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爲魏所滅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絶之可以支久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通始琬等使還京

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爲十六國分其地爲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之閒水澤以南爲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

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焉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其與前使所異者録之

鄯善國都扜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遣使來獻四年遣其弟素延耆入侍及世祖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敦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

比龍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剋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鄯善人頗剽刼之令不得通世祖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衆布野度歸勑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眞達面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眞達詣京都世祖大悦厚待

之是歲拜交趾公韓牧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豫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二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騾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

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
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
雙跡猶存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
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高昌以
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
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
黄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
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員君中世祖詔
高涼王那擊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懼驅其部

落渡流沙那進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顯祖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延望救援顯祖詔公卿議之公卿奏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惟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爲所拒當已旋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顯祖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以爲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

安其所應勑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雖復
遣援不救當時之急已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
今練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爲汝除患
汝其謹警候以待大舉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
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經于闐
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
皮言狀顯祖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
使朝獻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

万二千里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
闐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
呼犍在于闐西去代万二千九百七十里太延
初遣使來獻自後貢使不絶
權於摩國故烏秅國也其王居烏秅城在悉居
半西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七十里
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万二
千九百八十里

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一万五十里其地北接蠕蠕本通使交易世祖初始遣使朝獻詔行人王恩生許綱等出使恩生等始度流沙爲蠕蠕所執恩生見蠕蠕吳提持魏節不爲之屈後世祖切讓吳提吳提懼乃遣恩生等歸許綱到敦煌病死朝廷壯其節賜謚曰貞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國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

表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遺甚厚及臣繼立亦不闕當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艱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饑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巳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給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

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万五百七十里本役屬車師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万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卑那即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人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矟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翦髮以為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

有駝馬養蠶不以為絲唯充綿纊俗尚蒲萄酒
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東
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
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恃地多險頗剽劫中國使
世祖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約齎輕粮取
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回尉犁
二城拔之進軍向貟渠鳩尸卑那以四五万人
出城守險以拒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尸鳩
卑那衆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

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焉耆舊爲國斗絕一隅不
亂日久復其珍奇異翫殊方譎詭不識之物橐
駝馬牛雜畜巨万時 世祖幸陰山北宮度歸破
焉耆露板至 世祖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
歸以五千騎經万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
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卽序
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
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鎭撫其人初鳩尸
卑那走山中猶覬城不拔得還其國既見盡爲

度歸所剋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壻厚待之

龜茲國在尉犂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國也去代一万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其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牀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刖一足稅賦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風俗婚姻喪葬物產與焉耆畧同唯氣候少温爲異又出細氈饒銅鐵鉛麖皮氍毹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

良馬犎牛等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帳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百里其東闕城戍寇竊非一世祖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龜茲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餘級大獲駝馬而還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土多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養而食之

孳乳如鷄鶩其王家恒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如䬾餬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自後每使朝貢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万五百里役屬龜茲

温宿國居温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万五百五十里役屬龜茲

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温宿北去代一万六百五

十里役屬龜兹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兹西北去代一万八百里其國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毎使朝貢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万一千二百五十里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高宗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

上經曰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其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錦綿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産子非六指者即不育勝兵三千人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鏺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

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万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爲藥即石流黄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

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眞君九年遣使朝獻幷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

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歳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世祖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爲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貢獻

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万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及師子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万二千

六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橐駝其國東有山名都悉滿山出金玉亦多鐵

悉万斤國都悉万斤城在悉密西去代一万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

忸密國都忸密城在悉万斤西去代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踈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

馬自此每使朝貢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万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銀鍮石珊瑚

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毼氍毹毾㲪赤麖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畢撥石密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

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為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落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

立以爲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
國人號王曰醫囋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
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
開禁地早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
之內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
統其事兵有甲矟圓排劒弩弓箭戰兼乗象百
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
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刵若髡或剪半鬚
及繫牌於項以爲耻辱犯彊盜者繫之終身姦

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爲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即以分賜死者多弃屍於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懽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

祭其先死者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
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
斯國王居和多千万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
使朝獻

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万
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爲城東有大河南流中
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
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
多師子

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
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
二千九百里土出赤鹽多五果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南去代一萬三千
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
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

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

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植取稻麥於隣國有五果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

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自是不絕

伽倍國故休密翕侯都和墨城在莎車西去代一萬三千里人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翕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人居山谷間

鉗敦國故貴霜翕侯都護澡城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人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故肸頓翕侯都薄茅城在鉗敦西去
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閻浮謁國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
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
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
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
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
五國盡役屬之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

能鑄石爲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万一千五百里

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猶勃海也而東西與勃海相望葢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

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爲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寃枉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舉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多璆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鬛明珠

夜光璧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
出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
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
母山玉爲堂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
四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
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
阿鉤羌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
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
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

五穀諸果市用錢爲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彼路國在阿鈎羌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鈎羌同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閒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

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罽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爲器物市用錢他畜與諸國同每使朝獻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万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國中有薄提城周帀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副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帀七十里宜五穀蒲桃唯有馬駝騾國王有

黃金殿殿下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帀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白眞檀石蜜蒲萄土宜五穀世宗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

織作布土宜五穀世宗時其國王伏阤末多遣
使獻方物自是毎使朝貢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
旃那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
北至弗那伏且國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
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蒲萄五果土宜五穀
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
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馬許
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

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十万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任死便授之其國無車有輿多

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署斬盜一責十死者富者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冢内其人凶悍能鬬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使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絕初熙平中肅宗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

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闐相類役屬嚈噠

渴槃陁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嚈噠

鉢和國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麨飲

麥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趣烏萇亦爲嚈噠所統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去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

烏萇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為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事極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為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乾陁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為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勤臨國民二世矣好征戰與罽

賓闕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雀離佛國也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爲人寬厚甚得

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禄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彊國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婚姻喪制與突

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奉佛
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
馬駝驢犎牛黃金硇沙賶香阿薛那香瑟瑟麞
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致十石連年
不敗太延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史臣曰西域雖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
混一爲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來深得羈縻勿
絕之道耳

列傳第九十　　魏書一百二

魏收書西域傳亡此卷全寫北史西域傳而不録安國以後案隋書西域傳云康國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此改大業字為太延蓋行人妄改

列傳第九十一　魏書一百三

蠕蠕東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秃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閭既壯免奴

爲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隣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而役屬於國後世祖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爲蠕蠕車鹿會既爲部帥歲貢馬畜貂豽皮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車鹿會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袁立地粟袁死其部分爲二地粟袁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縕紇提別居西邊及昭成崩縕紇提附衛辰而貳

於我登國中討之蠕蠕移部遁走追之及於大
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帥
屋擊各收餘落遁走遣長孫嵩及長孫肥追之
渡磧嵩至平望川大破屋擊禽之斬以徇肥至
涿邪山及匹候跋跋舉落請降獲縕紇提子曷
多汗及曷多汗兄誥歸之社崘斛律等幷宗黨
數百人分配諸部縕紇提西遁將歸衞辰太祖
追之至跋那山縕紇提復降太祖撫慰如舊九
年曷多汗與社崘率部衆棄其父西走長孫肥

輕騎追之至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盡殪其衆社崘與數百人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去其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監之既而社崘率其私屬執匹候跋四子而叛襲匹候跋諸子收餘衆亡依高車斛律部社崘凶狡有權變月餘乃釋匹候跋歸其諸子欲聚而殲之密舉兵襲匹候跋殺匹候跋子啓拔吴頡等十五人歸于太祖社崘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之乃掠五原以西諸部北度大漠太祖以拔頡爲安遠將軍平棘侯社

崘與姚興和親太祖遣材官將軍和突襲黜弗
素古延諸部社崘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之
社崘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
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爲軍軍置
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
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捶撻無文記
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爲記其西
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彊部帥曰拔也稽舉兵
擊社崘社崘逆戰於頞根河大破之後盡爲社

崘所并號為彊盛隨水草畜牧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太祖謂尚書崔玄伯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為頑嚚毋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

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所虜今社崘學中國立法置戰陳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天興五年社崘聞太祖征姚興遂犯塞入參合陂南至豺山及善無北澤時遣常山王遵以万騎追之不及天賜中社崘從弟悅代大那等謀殺社崘而立大那發覺大那等來奔以大那爲冠軍將軍西平侯悅代爲越騎校尉易陽子三年夏社崘寇邊永興元年冬又犯塞二年太

宗討之社崙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衆部落立社崙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魏言姿質美好也斛律北并賀術也骨國東破譬歷辰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悦侯咄觝千等數百人來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邊安靜神瑞元年與馮跋和親跋聘斛律女爲妻將爲交婚斛律長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女小遠適憂思生疾可遣大臣樹黎勿地延等女爲媵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令汝女爲媵遠

至他國黎遂共結謀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廬候
伺其出執之與女俱殯于和龍乃立步鹿眞步
鹿眞立委政樹黎初高車叱洛侯者叛其渠帥
導社崘破諸部落社崘德之以爲大人步鹿眞
與社崘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婬其少妻妻告
步鹿眞叱洛侯欲舉大檀爲主遺大檀金馬勒
爲信步鹿眞聞之歸發八千騎往圍叱洛侯叱
洛侯焚其珍寶自刎而死步鹿眞遂掩大檀大
檀發軍執步鹿眞及社拔絞殺之乃自立大檀

者社崘季父僕渾之子先統別部鎮於西界能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牟汗紇升蓋可汗魏言制勝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龍馮跋封爲上谷侯大檀率衆南徙犯塞太宗親討之大檀懼而遁走遣山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衆凍死墮指者十二三及太宗崩世祖即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光元年秋乃寇雲中世祖親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騎圍世祖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焉士卒大懼世祖顏色自若衆情乃

安先是大檀弟大那與社崘爭國敗而來奔大檀以大那子於陟斤爲部帥軍士射於陟斤殺之大檀恐乃還二年世祖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平陽王長孫翰等從黑漠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漠間車駕從中道東平公娥清次西從栗園宜城王奚斤將軍安原等西道從尒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絶漠討之大檀部落駭驚北走神䴥元年八月大檀遣子將騎万餘人入塞殺掠邊人而走附國高車追

擊破之自廣甯還追之不及二年四月世祖練
兵于南郊將襲大檀公卿大臣皆不願行術士
張淵徐辯以天文說止世祖世祖從崔浩計而行
會江南使還稱劉義隆欲犯河南謂行人曰汝
疾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即當罷兵不然盡我
將士之力世祖聞而大笑告公卿曰龜鼈小竪
自救不暇何能爲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
便更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決矣
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平陽王長孫翰從西

道向大娥山同會賊庭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輜
重輕襲之至栗水大檀衆西奔弟匹黎先典東
落將赴大檀遇翰軍翰縱騎擊之殺其大人數
百大檀聞之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絶跡西
走莫知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布
野無人收視世祖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
壘六月車駕次於兔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
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
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諸部殺大檀

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万俘獲首虜及戎馬百
餘万匹八月世祖聞東部高車屯巳尼陂人畜
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遂遣左僕射安原等往討
之暨巳尼陂高車諸部望軍降者數十万大檀
部落衰弱因發疾而死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
魏言神聖也四年遣使朝獻先是北鄙候騎獲
吳提南偏邏者二十餘人世祖賜之衣服遣歸
吳提上下感德故朝貢焉世祖厚賓其使而遣
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吳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

人納吴提妹爲夫人又進爲左昭儀吴提遣其兄禿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千匹世祖大悅班賜甚厚至太延二年乃絶和犯塞四年車駕幸五原遂征之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羅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宜都王穆壽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復爲二道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刻石記行不見蠕蠕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年車駕

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嵇敬建寧王崇二萬人鎮漠南以備蠕蠕吳提果犯塞壽素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頹山吳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歸與北鎮諸軍相守敬崇等破乞列歸于陰山之北獲之乞列歸歎曰沮渠陷我也獲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其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還真君四年車駕幸漠南分四道樂

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爲中軍後繼車駕至鹿渾谷與賊將遇吳提遁走追至頞根河擊破之車駕至石水而還五年復幸漠南欲襲吳提吳提遠遁乃還吳提死子吐賀眞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十年二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車駕與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賀眞別部帥尒綿他拔等率千餘家來降是時軍行數千

里吐賀真新立恐懼遠遁九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鋭軍資甚盛圍那數十重那掘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挑戰輒不利以那衆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那引軍追之九日九夜吐賀真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車駕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人户畜産百餘万自是吐賀真遂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太安四年

車駕北征騎十万車十五万兩旌旗千里遂渡
大漠吐賀眞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頹率衆數千
落來降乃刊石記功而還世祖征伐之後意存
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竄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
賀眞死子子成立號受羅部眞可汗魏言惠也
自稱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鎭遊軍大破其衆
皇興四年子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
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
東道汝陰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爲前鋒隴

西王源賀督諸軍為後繼諸將會車駕于女水
之濵顯祖親誓衆詔諸將曰用兵在奇不在衆
也卿等為朕力戰方畧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
千人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逐北三
十餘里斬首五万級降者万餘人戎馬器械不
可稱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
川遂作北征頌刊石紀功延興五年予成求通
婚娉有司以予成數犯邊塞請絶其使發兵討
之顯祖曰蠕蠕譬若禽獸貪而亡義朕要當以

信誠待物不可抑絶世子成知悔前非遣使請
和求結姻媛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婚
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
爻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礼娉君子所以重人
倫之本不敬其初令終難矣子成毎懷譎詐終
顯祖世更不求婚太和元年四月遣莫何去汾
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稱伏承天朝珍
寶華麗甚積求一觀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
金玉文繡器物御廐文馬奇禽異獸及人間所

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比拔見之自相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二月又遣比拔等朝貢尋復請婚焉高祖志存招納許之子成雖歲貢不絕而款約不著婚事亦停九年子成死子豆崘立號伏古敦可汗魏言恒也自稱太平元年豆崘性殘暴好殺其臣侯醫𨱿石洛候數以忠言諫之又勸與國通和勿侵中國豆崘怒誣石洛候謀反殺之夷其三族十六年八月高祖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並爲都督

領軍斛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崘部內高車阿伏至羅率衆十餘萬落西走自立爲主豆崘與叔父那蓋爲二道追之豆崘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蓋自出金山豆崘頻爲阿伏至羅所敗那蓋累有勝捷國人咸以那蓋爲天所助欲推那蓋爲主那蓋不從衆彊之那蓋曰我爲臣不可焉能爲主衆乃殺豆崘母子以屍示那蓋那蓋乃襲位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自稱太安元年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

汗可汗魏言緒也自稱始平元年正始三年伏
圖遣使紇奚勿六跋朝獻請求通和世宗不報
其使詔有司救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崙是大
魏叛臣往者包容暫時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損
疇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
正以江南未平權寬北掠通和之事未容相許
若脩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孤爾也永平元年
伏圖又遣勿六跋奉函書一封并獻貂裘世宗
不納依前喩 遣伏圖西征高車為高車王彌俄

突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自稱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醜奴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延昌三年冬世宗遣驍騎將軍馬義舒使於醜奴未發而崩事遂停寢醜奴壯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侯斤尉比建朝貢熙平元年西征高車大破之禽其王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彊盛二年又遣侯斤尉比建紇奚勿六跋鞏顧禮等朝貢神龜元年二月肅宗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於殿下遣中書舍

人徐紇宣詔讓以蠕蠕藩禮不備之意初豆崘之死也那蓋爲主伏圖納豆崘之妻候吕陵氏生醜奴阿那瓌等六人醜奴立後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屋引副升牟妻是豆渾地万年二十許爲醫巫假託神鬼先常爲醜奴所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呼得醜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屋齋潔七日祈請天上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醜奴母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號地万

爲聖女納爲可賀敦授夫副升牟爵位賜牛馬
羊三千頭地万既挾左道亦有姿色醜奴甚加
重愛信用其言亂其國政如是積歲祖惠年長
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恒在地万家不甞上天上
天者地万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醜奴醜奴言地
万懸鑒遠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既而地万
恐懼譖祖惠於醜奴醜奴陰殺之正光初醜奴
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絞殺地万醜奴怒欲
誅具列等又阿至羅侵醜奴醜奴擊之軍敗還

爲母與其大臣所殺立醜奴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俟力發示發率衆數万以伐阿那瓌阿那瓌戰敗將弟乙居伐輕騎南走歸國阿那瓌母俟吕陵氏及其二弟尋爲示發所殺而阿那瓌未之知也九月阿那瓌將至肅宗遣兼侍中陸希道爲使主兼散騎常侍孟威爲使副迎勞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繼至北中侍中崔光黄門郎元纂在近郊並申宴勞引至闕下十月肅宗臨顯陽殿引從五品以上清官皇宗藩

國使客等列於殿庭王公以下及阿那瓌等入
就庭中北面位定謁者引王公以下升殿阿那
瓌位於藩王之下又引將命之官及阿那瓌弟
并二叔位於羣官之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
勞問阿那瓌啓云陛下優隆命臣弟叔等升殿
預會但臣有從兄在北之日官高於二叔乞命
升殿詔聽之乃位於阿那瓌弟之下二叔之上
宴將罷阿那瓌執啓立於座後詔遣舍人常景
問所欲言阿那瓌求詣殿前詔引之阿那瓌再

拜跪曰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詔曰朕已具之
阿那瓌起而言曰臣之先逐草放牧遂居漠北
詔曰卿言未盡可具陳之阿那瓌又言曰臣先
祖以來世居北土雖復隔越山津而乃心慕化
未能時宣者正以高車悖逆臣國擾攘不暇遣
使以宣遠誠自頃年以前漸定高車及臣兄爲
主故遣鞏顧禮等使來大魏實欲虔脩藩禮是
以曹道芝北使之日臣與主兄即遣大臣五人
拜受詔命臣兄弟本心未及上徹但高車從而

侵暴中有姦臣因亂作逆殺臣兄立臣爲主裁
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是故倉卒輕身投
國歸命陛下詔曰具卿所陳理猶未盡可更言
之阿那瓌再拜受詔起而言曰臣以家難輕來
投闕老母在彼万里分張本國臣民皆已迸散
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兵馬還向本國誅翦
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賜借兵馬老母若在
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即得報讎
以雪大恥臣當統臨餘人奉事陛下四時之貢

不敢闕絶陛下聖顔難覩敢有披陳但所欲言者口不能盡言別有辭啓謹以仰呈願垂照覽仍以啓付舍人常景具以奏聞尋封阿那瓌朔方郡公蠕蠕王賜以衣冕加之軺蓋禄從儀衛同于戚藩十二月肅宗以阿那瓌國無定主思還綏集啓請切至詔議之時朝臣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軍元叉爲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貨之遂歸北二年正月阿那瓌等五十四人請辭肅宗臨西堂引見阿那瓌及其伯

叔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
阿那瓌等拜辭詔賜阿那瓌細明光人馬鎧二
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纏槊二張并白眊赤
漆槊十張并白眊黑漆槊十張并幡露絲弓二
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箭黑漆弓十張并箭
赤漆楯六幡并刀黑漆楯六幡并刀赤漆鼓角
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黃紬被褥三十具私府
繡袍一領并帽內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
并帽內者雜綵千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

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麨八石榛麨五石銅烏錥四枚柔鐵烏錥二枚各受二斛黑漆竹榼四枚各受二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匹駝百二十頭牸牛一百頭羊五千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詔侍中崔光黃門元纂郭外勞遣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俟力發婆羅門卒數萬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走奔地豆干爲其所殺推婆羅門爲主號彌偶

可杜句可汗魏言安靜也時安北將軍懷朔鎮
將楊鈞表傳聞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瓌同堂兄
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
迎其弟輕往虛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
以送其入北二月肅宗詔舊經蠕蠕使者牒云
具仁往喻婆羅門迎阿那瓌復藩之意婆羅門
殊自驕慢無遜避之心責具仁禮敬具仁執節
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去汾侯斤丘升頭六
人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

論彼事勢阿那瓌慮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十部落詣涼州歸降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七月阿那瓌啓云投化蠕蠕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鎮云國土大亂姓姓別住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令督率送臣磧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濟詔付尚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散騎常侍王遵業馳馹宣旨慰阿那瓌并申賜賚九月蠕蠕後

主倶匿伐來奔懷朔鎭阿那瓌兄也列稱規望
乞軍并請阿那瓌十月録尚書事高陽王雍尚
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元欽侍中元
叉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尚書元脩義尚書李
彥給事黄門侍郎元纂給事黄門侍郎張烈給
事黄門侍郎盧同等奏曰竊聞漢立南北單于
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
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鎭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
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漢晉舊障二處寛平原野

彌沃阿那瓌宜置西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
海郡各令揔率部落收離聚散其爵號及資給
所須唯恩裁處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
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以示威刑請沃野懷
朔武川鎭各差二百人令當鎭軍主監率給其
糧仗送至前所仍於彼爲其造構功就聽還諸
於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令州鎭上佐準程
給粮送詣懷朔阿那瓌鎭與使人量給食禀在
京館者任其去留阿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

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駝運送婆羅門居於
西海既是境内資衛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新造
藩屏宜各遣使持節馳驛先詣慰喻并委經略
肅宗從之十二月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
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
衆謀叛投嚈噠嚈噠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
爲州軍所討禽之三年十二月阿那瓌上表乞
粟以爲田種詔給万石四年阿那瓌衆大飢入
塞寇抄肅宗詔尚書左丞元孚兼行臺尚書持

節喻之乎見阿那瓌爲其所執以乎自隨驅掠
良口二千公私驛馬牛羊數十万北遁謝乎放
還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等率騎十万討
之出塞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匿伐至
洛陽肅宗臨西堂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
南之館詔贈使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廣牧
公是歲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諸鎮相應孝
昌元年春阿那瓌率衆討之詔遣牒云具仁齎
雜物勞賜阿那瓌阿那瓌拜受詔命勒衆十万

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克捷四月蕭宗又遣兼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儁使阿那瓌宣勞班賜有差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敕連頭兵豆伐可汗魏言把攬也十月阿那瓌復遣郁久閭彌娥等朝貢三年四月阿那瓌遣使人鞏鳳景等朝貢及還蕭宗詔之曰北鎮羣狄為逆不息蠕蠕主為國立忠助加誅討言念誠心無忘寢食今知停在朔垂與尒朱榮隣接其嚴勒部曲勿相暴掠又近得蠕蠕主啓更欲

爲國東討但蠕蠕王世居北漠不宜炎夏今可
且停聽待後敕蓋朝廷慮其反覆也此後頻使
朝貢建義初孝莊詔曰夫勳高者賞重德厚者
名隆蠕蠕主阿那瓌鎮衞北藩禦侮朔表遂使
陰山息警弱水無塵刋跡狼山銘功瀚海至誠
既篤勳緒莫酬故宜摽以殊禮何容格以常式
自今以後讚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元年
六月阿那瓌遣烏句蘭樹什伐等朝貢并爲長
子請尚公主永熈二年四月出帝詔以范陽王

誨之長女琅邪公主許之未及婚帝入關齊獻武王遣使說之阿那瓌遣使朝貢求婚獻武王方招四遠以常山王妹樂安公主許之改爲蘭陵公主瓌遣奉馬千匹爲娉禮迎公主詔宗正元壽送公主往北自是朝貢相尋瓌以齊獻武王威德日盛請致愛女於王靜帝詔王納之自此塞外無塵矣

匈奴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遠屬也世爲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

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女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為毒藥以射禽獸莫槐虐用其民為部人所殺更立其弟普撥為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勤立尚平文女丘不勤死子莫廆立本名犯太祖諱莫廆遣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破之又遣別部素延伐慕容廆於棘城復為慕容廆所破時莫廆部衆彊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之莫廆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廆於棘城廆子翰先戍

於外遜昵延謂其衆曰翰素果勇必爲人患宜
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翰聞之使
人詐爲段末波使者逆謂遜昵延曰翰數爲吾
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甚善戒嚴相待宜兼路
早赴翰設伏待之遜昵延以爲信然長驅不備
至於伏所爲翰所虜翰馳使告廆乘勝遂進及
晨而至廆亦盡銳應之遜昵延見而方嚴率衆
逆戰前鋒始交而翰已入其營縱火燎之衆乃
大潰遜昵延單馬奔還悉俘其衆遜昵延父子

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爲天所相每自誇大及此敗也乃卑辭厚幣遣使朝獻于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伐慕容廆廆拒之惠帝二年乞得龜屯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其兄悉跋堆襲廆子仁于柏林仁逆擊斬悉跋堆廆又攻乞得龜克之乞得龜單騎夜奔悉虜其衆乘勝長驅入其國城收資財億計徙部民數万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

得龜而自立與慕容晃相攻擊遣其國相莫渾
伐晃而莫渾荒酒縱獵爲晃所破死者万餘人
建國八年晃伐逸豆歸逸豆歸拒之爲晃所敗
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遂奔高麗
晃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此散滅矣
徒何段就六眷本出於遼西其伯祖日陸眷因
亂被賣爲漁陽烏丸大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
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
口中日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

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飢庫辱官以日陸眷爲健使將之詣遼西逐食招誘亡叛遂至彊盛日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務目塵代立即就陸眷父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万餘家控絃上馬四五万騎晉穆帝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爲已用深德之乃表封務目塵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浚使務目塵率万餘騎伐石勒於常山封龍山下大破之務目塵死就陸眷立就陸眷與弟匹磾

從弟末波等率五万餘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
城望之見將士皆釋仗寢卧無警備之意勒因
其懈怠選募勇健穿城突出直衝末波生禽之
置之座上與飲宴盡歡約為父子盟誓而遣之
末波既得免就陸眷等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浚
歸于遼西自此以後末波常不敢南向溲焉人
問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南其感勒不害已也如
此就陸眷死其子幼弱匹磾與劉琨世子羣奔
喪匹磾陰卷甲而往欲殺其從叔羽鱗及末波

而奪其國末波等知之遣軍逆擊匹磾劉羣爲
末波所獲匹磾走還薊懼琨圖己請琨宴會因
執而害之匹磾旣殺劉琨與羽鱗末波自相攻
擊部衆乖離欲擁其衆徙保上谷阻軍都之險
以拒末波等平文帝聞之陰嚴精騎將擊之匹
磾恐懼南奔樂陵後石勒遣石虎擊段文鴦
樂陵破之生擒文鴦匹磾遂率其屬及諸塢壁
降于石勒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
國人立日陸眷弟護遼爲主烈帝特假護遼驃

騎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于北平公弟鬱蘭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勃海公建國元年石虎征護遼於遼西護遼奔平岡山遂投慕容晃晃殺之鬱蘭奔石虎以所從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鬱蘭死子龕代之及冉閔之亂龕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玄恭帥衆伐龕於廣固執龕送之薊儁毒其目而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敕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

而時有小異或去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閒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嘷呼因穿臺下爲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

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也妹不從下爲狼妻而産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嘷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爲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鬭無行陳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倨褻黷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爲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闌馬令女黨恣取上馬袒乘出闌馬主立於闌外振手驚馬不墜者即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

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極取良馬父母兄弟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闌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羖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帀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豎之以乳酪灌焉婦

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
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
引弓佩刀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
死及疫癘則爲之祈福若安全無佗則爲報賽
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遶旋多者數百而男
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
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
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
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彊大常與蠕蠕

爲敵亦每侵盜于國家太祖親襲之大破其諸部後太祖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万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巡幸分命諸將爲東西二道太祖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駮髯水西北徇略其部諸軍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三十餘落衛王儀别督將從西北絶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部於是高車大懼諸部震駭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

徙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
城即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
包白登屬之西山尋而高車姪利曷莫弗敕力
犍率其九百餘落内附拜敕力犍爲揚威將軍
置司馬參軍賜穀二万斛後高車解批莫弗幡
豆建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内附亦拜爲威遠將
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廩食蠕蠕社崘破
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侵入高車之
地斛律部部帥倍侯利患之曰社崘新集兵貧

馬少易與耳乃舉衆掩擊入其國落高車昧利
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卧不起
社崘登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
走而脱者十二三倍侯利遂來奔賜爵孟都公
倍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陳有異於衆北
方之人畏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
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善用五
十蓍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命其少
子曷堂內侍及倍侯利卒太祖悼惜葬以國禮

論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万騎北襲高車餘種袁紇烏頻破之太祖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麤獷不任使役故得别爲部落後世祖征蠕蠕破之而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諫世祖不聽乃遣原等并發新附高車合万騎至于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万落獲馬牛羊亦百餘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

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氊皮委積高宗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万大會走馬殺牲遊遶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於此會車駕臨幸莫不忻悅後高祖召高車之衆隨車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表紇樹者爲主相率北叛遊踐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又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爲都督討之繼先遣人慰勞樹者樹者入蠕蠕尋悔相率而降高

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干氏七曰阿崘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為蠕蠕所役屬豆崘之世蠕蠕亂離國部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窮奇俱統領高車之衆十餘萬落太和十一年豆崘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為王國人號之曰候

婁匐勒猶魏言大天子也窮奇號候倍猶魏言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在南豆崘追討之頻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爲天子之賊臣諫之不從遂叛來至此而自竪立當爲天子討除蠕蠕高祖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觀虛實阿伏至羅與窮奇遣使者薄頡隨于提來朝貢其方物詔員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于提使高車各賜

繡袴褶一具雜綵百匹窮奇後為嚈噠所殺虜
其子彌俄突等其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
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撫納降人置之高
平鎮阿伏至羅長子蒸阿伏至羅餘妻謀害阿
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殘暴大失
衆心衆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為主歲餘嚈
噠伐高車將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
突而立之彌俄突既立復遣朝貢又奉表獻金
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駝十頭詔使者慕

容坦賜彌俄突雜綵六十匹世祖詔之曰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㕎噠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往來路絕姦勢不得妄令羣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為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內徙世宗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怖而遁走彌俄突聞其離駭追

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孟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東城子于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紬十匹雜綵六十匹彌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賀眞貢其方物肅宗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敗被禽醜奴繫其兩脚於駑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爲飲器其部衆悉入嚈噠經數年嚈噠聽彌俄突弟伊匐還國伊匐旣復國遣使奉表於是詔遣使者谷楷等拜爲鎭西將軍西

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匐復大破蠕蠕蠕蠕主婆羅門走投涼州正光中伊匐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并幔褥鞦䩑一副繖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皷角十枚詔給之伊匐後與蠕蠕戰敗歸其弟越居殺伊匐自立天平中越居復爲蠕蠕所破伊匐子比適復殺越居而自立興和中比適又爲蠕蠕所破越居子去賓自蠕蠕來奔齊獻武王欲招納遠人上言封去賓爲高車王拜安北將軍肆州刺史既而

病死初太祖時有吐突隣部在女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爲脣齒不供職事登國三年太祖親西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盡略徙其部落畜産而還又有紇突隣與紇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長帥擁集種類常爲寇於意辛山登國五年太祖勒衆親討焉慕容驎率師來會大破之紇突隣大人屋地鞬紇奚大人庫寒等皆舉部歸降皇始二年車駕伐中山軍於栢肆慕容寶

夜來攻營軍人驚走還於國路由并州遂反將
攻晉陽并州刺史元延討平之紇突隣部帥匿
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復聚黨反於陰館
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克死者數千人太祖聞之
遣安遠將軍庾岳還討匿物尼等皆殄之又
有侯呂隣部衆万餘口常依險畜牧登國中
其大人叱伐爲寇於苦水河八年夏太祖大破之
并禽其別帥焉古延等
薛干部常屯聚於三城之閒及滅衞辰後其

部帥太悉伏望軍歸順太祖撫安之車駕還衛辰子屈丐奔其部太祖聞之使使詔太悉伏執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太祖大怒車駕親討之會太悉伏先出擊曹覆寅官軍乘虛遂屠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徙其人而還太悉伏來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以西諸鮮卑雜胡聞而皆應之天賜五年屈丐盡刼掠摠服之及平統萬薛干種類皆得爲編戶

矣而率屯山鮮卑別種破多蘭部世傳主部落
至木易干有武力壯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東
侵安定數年間諸種患之天興四年遣常山王
遵討之於高平木易干將數千騎棄國遁走盡
徙其人於京師餘種分迸其後爲赫連屈丏所
滅又黜弗素古延等諸部富而不恭天興五年
材官將軍和突率六千騎襲而獲之又越勤倍
泥部永興五年轉牧跋那山西七月遣奚斤討
破之徙其人而還

史臣曰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固亦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鄣塞之際猶皆東胡之餘緒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刑集醜自小為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武驅其畜産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鋭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而然也

列傳第九十一　　魏書一百三

魏收書列傳第九十一亡

列傳第九十二　　魏書一百四

自序

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字子胡幼孤有志操博洽經史成帝世位終鉅鹿太守仍家焉歆子悅字處德性沈厚有度量宣城公趙國李孝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悅子子建字敬忠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世祖時平氏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為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

失人和羣氏作梗遂爲邊患乃除子建爲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風化大行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構逆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爲城人數當行陳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爲用急之腹背爲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肅宗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

乘勝屯營黒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
衆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間使上聞肅
宗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於
是威震蜀土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
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敬和中心以爲愧在洛大
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
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豎眼因爲行臺子建將
還羣氐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喻
諸氐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

子建徐加慰譬言旬日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而走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人耿顯皆没落氐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自國家開華陽等郡梁州邢巒益州傅豎眼及子建爲最初子建爲前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爲弈棊時人謂爲耽好子建每曰棊於機權廉勇之際得之深

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弈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還洛後俄拜常侍衛尉卿初元顥內逼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爲陪臣遂攜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及此遂甚以𨻶任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禄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或爲大使撫慰東土時外戚貴盛送客塡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寔曰小兒今行何以相勗子建曰益以盈蒲爲誡延

寔悵然又之及莊帝殺尒朱榮遇禍於河陰者
其家卒相弔賀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
女壻徃亦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
翦權彊凶徒尚梗未聞有竒謀異略恐不可濟
此乃李門禍始弔賀無乃忽忽及永安之後李
氏宗族流離或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禄
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爲藩
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
已不以財利經懐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

贍淸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愼不雜交遊唯
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
昵及疾篤顧勑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
有厚葬吾平生不取蘧蒢裸身又非吾意氣絶
之後斂以時服吾生年契闊前後三娶合葬之
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
有定別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
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祔合當順
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卒于洛陽孝

義里舍時年六十三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文靜二子收祚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值四方多難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以父功除太學博士及介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旨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

主客郎中前廢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
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草葉文將千言所改無
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帝曰雖七步
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注并
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年二十六出帝初又詔
收攝本職文誥塡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㥄從
齊獻武王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㥄爲帝
登祚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
愼以告之㥄深忿忌時前廢帝殂令收爲詔㥄

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為詞
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
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為言於中尉
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録因此怖
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出帝嘗大發士卒狩於嵩
少之南旬有六日時既寒苦朝野嗟怨帝與從
官皆胡服而騎宮人及諸妃主雜其間奇伎異
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畏懼欲默不能已乃上
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

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遂免初齊獻武王固讓天柱大將軍帝敕收為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出帝猜忌獻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

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獻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
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蕭衍昕風流文辯收
辭藻富逸衍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
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爲鄰國
所重至此衍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
來復何如耳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
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帝宴
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
董勛荅問稱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

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
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恧焉自南北和好書下紙
每去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蕭衍後使其
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
報書去想境內清晏今万國安和南人復書依
以爲體後獻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
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獻武指收曰此人當
復爲崔光四年獻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
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

嘗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靜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

敕兼主客郎接蕭衍使謝珽徐陵侯景既陷臺城衍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乃率部伍西上　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參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

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授
詔撰魏史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
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
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
隆之總監之隆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
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淵撰代記
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駿李彪崔
光李琰之世脩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
表志傳書猶未出世宗時命邢巒追撰高祖起

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肅宗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傳撫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

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歷三卷
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
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
百三十卷分爲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
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焉

魏列傳第九十二　　　魏書一百四